

喻世明言 (下)

(明)冯梦龙 编著

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书名:喻世明言 （下）

作者:(明)冯梦龙

责任编辑：

出版社: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ISBN:L-0000-00836/I242.3

出版日期：2003-2-24

定价：6.00元

喻世明言

(下)

(明) 冯梦龙著

目录

第二十一卷·····	2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第二十二卷·····	12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第二十三卷·····	22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第二十四卷·····	26
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第二十五卷·····	32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第二十六卷·····	35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第二十七卷·····	40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第二十八卷·····	44
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第二十九卷·····	48
月明和尚度柳翠	
第三十卷·····	53
明悟禅师赶五戒	
第三十一卷·····	59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第三十二卷·····	65

游酆都胡母迪吟诗

第三十三卷.....	69
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第三十四卷.....	74
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第三十五卷.....	77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第三十六卷.....	82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第三十七卷.....	91
梁武帝累修成佛	

第三十八卷.....	98
任孝子烈性为神	

第三十九卷.....	104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第四十卷.....	113
-----------	-----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云阁，岂羨当时万户侯？

这八句诗，乃是晚唐时贯休所作。那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因避黄巢之乱，来于越地，将此诗献与钱王求见。钱王一见此诗，大加叹赏！但嫌其“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殊无恢廓之意。遣人对他说，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应声吟诗四句。诗曰：

不羨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
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

吟罢，飘然而入蜀。钱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后人有诗讥谓钱王云：“文人自古傲王侯，沧海何曾择细流？一个诗僧容不得，如何安□望添州？”此诗是说钱王度量窄狭，所以不能恢廓霸图，止于一十四州之主。虽如此说，像钱王生于乱世，独霸一方，做了一十四州之王，称孤道寡，非通小可！你道钱王是谁？他怎生样出身？有诗为证：

项氏宗衰刘氏穷，一朝龙战定关中。
纷纷肉眼看成败，谁向尘埃识骏雄？

话说钱王，名鏐，表字具美，小名婆留，乃杭州府临安县人氏。其母怀孕之时，家中时常火发；及至救之，又复不见。举家怪异。忽一日，黄昏时候，钱公自外而来，遥见一条大蜥蜴，在自家屋上蜿蜒而下。头垂及地，约长丈馀，两目熠熠有光。钱公大惊！正欲声张，忽然不见。只见前后火光亘天，钱公以为失火，急呼邻里求救。众人也有已睡的，未睡的，听说钱家火起，都爬起来。

收拾挠钩、水桶来救火时，那里有什么火？但闻房中呱呱之声，钱妈妈已产下一个孩儿。钱公因自己错呼救火，蒿恼了邻里，十分惭愧，正不过意；又见了这条大蜥蜴，都是怪事。想所产孩儿，必然是妖物，留之无益，不如溺死，以绝后患。也是这小孩儿命不该绝。东邻有个王婆，平生念佛好善，与钱妈妈往来最厚；这一晚，因钱公呼唤救火，也跑来看。闻说钱妈妈生产，进房帮助；见养下孩儿，欢天喜地，抱去盆中洗浴。被钱公劈手夺过孩儿，按在浴盆里面，要将溺死。慌得王婆叫起屈来，倒身护住，定不容他下手。连声道：“罪过，罪过！这孩子一难一度，投得个男身。作何罪业，要将他溺死？自古道：虎狼也有父子之情。你老人家是何意故？”钱妈妈也在床褥上嚷将起来。钱公道：“这孩子临产时，家中有许多怪异，只恐不是好物，留之为害。”王婆道：“一点点血块，那里便定得好歹。况且贵人生产，多有奇异之兆。反为祥瑞，也未可知。你老人家若不肯留这孩子时，待老身领去，过继与没孩儿的人家养育，也是一条性命。与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业。”钱公被王婆苦劝不过，只得留了。取个小名，就唤做婆留。有诗为证：

五月佳儿说孟尝，又因光怪误钱王。

试看斗文并后稷，君相从来岂夭亡！

古时，姜嫄感巨人迹而生子，惧而弃之于野。百鸟皆舒翼覆之，三日不死。重复收养，因名曰弃。比及长大，天生圣德，能播种五谷。帝尧任为后稷之官，使主稼穡，是为周朝始祖。到武王之世，开了周家八百年基业。又春秋时，楚国大夫斗伯比与郢子之女偷情，生下一儿。其母郢夫人以为不雅，私弃于梦泽之中。郢子出猎，到于梦泽，见一虎跪下，将乳喂一小儿，心中怪异。那虎乳罢孩儿，自去了。郢子教人抱此儿回来，对夫人夸奖此儿：“必是异人。”夫人认得己女所生，遂将实情说了。郢子就将女配与斗伯比为妻，教他抚养此儿。楚国土语唤“乳”做“谷”，唤“虎”做“於菟”。因有虎乳之异，取名曰谷於菟。后来长大为楚国令尹，则今传说的楚令尹子文就是。所以说：贵人无死法。又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禄。今日说钱公满意要溺死孩儿，又被王婆留住，岂非天命？

话休絮烦。再说钱婆留长成五六岁，便头角渐异，相貌雄伟，膂力非常。与里中众小儿游戏厮打，随你十多岁的孩儿，也弄他不过，只索让他为尊。这临安里有座山，名石镜山。山有圆石，其光如镜，照见人形。钱婆留每日同众小儿在山边游戏，石镜中照见钱婆留头带冕旒，身穿蟒衣玉带，众小儿都吃一惊，齐说：“神道出现。”偏是婆留全不骇惧，对小儿说道：“这镜中神道，就是我！你们见我，都该下拜。”众小儿罗拜于前，婆留安然受之，以此为常。

一日回去，向父亲钱公说知其事。钱公不信，同他到石镜边照验，果然如此。

钱公吃了一惊，对镜暗暗祷告道：“我儿婆留果有富贵之日，昌大钱宗，愿神灵隐蔽镜中之形，莫被人见，恐惹大祸。”祷告方毕，教婆留再照时，只见小孩儿的模样，并无王者衣冠。钱公故意骂道：“孩子家眼花说谎，下次不可如此！”次日，婆留再到石镜边游戏，众小儿不见了神道，不肯下拜了。婆留心生一计。那石镜旁边，有一株大树，其大百围，枝叶扶疏，可荫数亩。树下有大石一块，有七八尺之高。婆留道：“这大树权做个宝殿，这大石权做个龙案。那个先爬上龙案坐下的，便是登宝殿了，众人都要拜贺他。”众小儿齐声道：“好！”一齐来爬时，那石高又高，峭又峭，滑又滑，怎生爬得上？天生婆留身材矫捷，又且有智。他想着：“大树本子上，有几个疙疸，好借脚力。”相在肚里了，跳上树根，一步步攀缘而上。约莫离地丈许，看得这块大石亲切，放手望下只一跳，端端正正坐于石上。众小儿发一声喊，都拜倒在地。婆留道：“今日你们服也不服？”众小儿都应道：“服了。”婆留道：“既然服我，便要听我号令。”当下折些树枝，假做旗幡；双双成对，摆个队伍，不许混乱。自此为始，每早排衙行礼；或剪纸为青红旗，分作两军交战，婆留坐石上指挥。一进一退，都有法度；如违了，他便打。众小儿打他不过，只得依他，无不惧怕。正是：

天挺英豪志量开，休教轻觑小儿孩。

未施济世安民手，先见惊天动地才。

再说婆留到十七八岁时，顶冠束发，长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长力大，腰阔膀开，十八般武艺，不学自高。虽曾进学堂读书，粗晓文义便抛开了，不肯专心；又不肯做农商经纪。在里中不干好事，惯一偷鸡打狗，吃酒赌钱。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赌博，消费得七八了。爹娘若说他不是，他就憋着气，三两日出去不归。因是管辖他不下，只得由他。此时，里中都唤他做钱大郎，不敢叫他小名了。一日，婆留因没钱使用，忽然想起：“顾三郎一伙，尝来打合我去贩卖私盐。我今日身闲无事，何不去寻他？”行到释迦院前，打从戚汉老门首经过。那戚汉老是钱塘县第一个开赌场的，家中养下几个娼妓，招引赌客。婆留闲时，也常在他家赌钱、住宿。这一日，忽见戚汉老左手上横着一把行秤，右手提了一只大公鸡、一个猪头回来。看了婆留便道：“大郎，连日少会。”

婆留问道：“有甚好赌客在家？”汉老道：“不瞒大郎说，本县录事老爷有两位郎君，好的是赌博，也肯使花酒钱。有多嘴的，对他说了，引到我家坐地，要寻人赌双陆。人听说是见在官府的儿子，没人敢来上桩。大郎有采时，进去赌对一局。他们都是见采，分文不欠的。”婆留口中不语，心下思量道：“两日正没生意，且去淘摸几贯钱钞使用。”便向戚汉老道：“别人弱他官府，我却不弱他。便对一局，打甚紧？只怕采头短少，须吃他财主笑话。少停赌对时，我只说有在你处，你与我招架一声，得采时平分便了，若还输去，我自赔你。”汉老素知婆留平日赌性最直，便应道：“使得。”当下汉老同婆留进门，与二钟相见。这二钟一个叫做钟明，一个叫做钟亮，他父亲是钟起，见为本县录事之职。汉老开口道：

“此间钱大郎，年纪虽少，最好拳棒，兼善博戏。闻知二位公子在小人家家里，特来进见。”原来二钟也喜拳棒，正投其机；又见婆留一表人材，不胜欢喜。当下叙礼毕，闲讲了几路拳法。钟明就讨双陆盘摆下，身边取出十两重一锭大银，放在桌上，说道：“今日与钱兄初次相识，且只赌这锭银子。”婆留假意向袖中一摸，说道：“在下偶然出来拜一个朋友，遇戚老说公子在此，特来相会，不曾带得什么采来。”回头看着汉老道：“左右有在你处，你替我答应则个。”汉老一时应承了，只得也取出十两银子，做一堆儿放着。便道：“小人今日不方便，在此只有这十两银子，做两局赌么？”自古道：稍粗胆壮。婆留自己没一分钱钞，却教汉老应出银子，胆已自不壮了。着了急，一连两局都输。钟明收起银子，便道：“得罪，得罪。”教小厮另取一两银子，送与汉老，作为头钱。汉老虽然还有银子在家，只怕钱大郎又输去了，只得认着晦气，收了一两银子。将双陆盘掇过一边，摆出酒肴留款。婆留那里有心饮酒，便道：“公子宽坐，容在下回家去，再取稍来决赌。何如？”钟明道：“最好。”钟亮道：“既钱兄有兴，明日早些到此，竟日取乐。今日知己相逢，且共饮酒。”婆留只得坐了。两个妓女唱曲侑酒。正是：

赌场逢妓女，银子当砖块。

牡丹花下死，还却风流债。

当日正在欢饮之际，忽闻叩门声。开看时，却是录事衙中当直的，说道：“老爷请公子议事。教小的们那处不寻到，却在这里！”钟明、钟亮便起身道：“老父呼唤，不得不去。钱兄，明日须早来顽耍。”嘱罢，向

汉老说声“相扰”，同当直的一齐去了。婆留也要出门，被汉老双手拉住道：“我应的十两银子，几时还我？”婆留一手劈开便走，口里答道：

“来日送还。”出得门来，自言自语的道：“今日手里无钱，却赌得不爽利。还去寻顾三郎，借几贯钞，明日来翻本。”带着三分酒兴，径往南门街上而来。向一个僻静巷口撒溺，背后一人将他脑后一拍，叫道：“大郎，甚风吹到此？”婆留回头看时，正是贩卖私盐的头儿顾三郎。婆留道：“三郎，今日相访，有句话说。”顾三郎道：“甚话？”婆留道：

“不瞒你说，两日赌得没兴，与你告借百十贯钱去翻本。”顾三郎道：

“百十贯钱却易，只今夜随我去，便有。”婆留道：“那里去？”顾三郎道：“莫问，莫问，同到城外便知。”

两个步出城门，恰好日落西山，天色渐暝。约行二里之程，到个水港口，黑影里见缆个小船，离岸数尺。船上芦席满满冒住，密不通风，并无一人。顾三郎捻起泥块，向芦席上一撒，撒得声响。忽然芦席开处，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咳嗽一声。顾三郎也咳嗽相应。那边两个人，即便撑船拢来。顾三郎同婆留下了船舱，船舱还藏得四个人。这里两个人下舱，便问道：“三郎，你与谁人同来？”顾三郎道：“请得主将在此，休得多言，快些开船去。”说罢，众人拿橹动篙，把这船儿弄得梭子般去了。婆留道：“你们今夜又走什么道路？”顾三郎道：“不瞒你说，两日不曾做得生意，手头艰难。闻知有个王节使的家小船，今夜泊在天目山下，明早要进香。此人巨富，船中必然广有金帛，弟兄们欲待借他些使用。只是他手下有两个苍头，叫做张龙、赵虎，大有本事，没人对付得他。正思想大郎了得，天幸适才相遇，此乃天使其便，大胆相邀至此。”婆留道：“做官的贪赃枉法得来的钱钞，此乃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正说话间，听得船头前荡桨响，又有一个小划船来到。

船上共有五条好汉在上，两船上一概咳嗽相应。婆留已知是同伙，更不问。只见两船帮近，顾三郎悄悄问道：“那话儿歇在那里？”划船上人应道：“只在前面一里之地，我们已是着眼了。”当下，众人将船摇入芦苇中歇下，敲石取火。众好汉都来与婆留相见，船中已备得有酒肉，各人大碗酒、大块肉吃了一顿。分拨了器械，两只船，十三筹好汉，一齐上前进发。遥见大船上灯光未灭，众人摇船拢去，发声喊，都跳上船头。婆留手执铁棱棒打头，正遇着张龙，早被婆留一棒打落水去。赵虎望后艄便跑。满船人都唬得魂飞魄散，那个再敢挺敌？一个个跪倒船舱，连声饶命。婆留道：“众兄弟听我分付：只许收拾金帛，休杀害他性命。”众人依言，将舟中辎重，恣意搬取。唿哨一声，众人仍分作两队，下了小船，飞也是摇去了。原来王节使另是一个座船，他家小先到一日。次日，王节使方到，已知家小船被盗。细开失单，往杭州府告状。杭州刺史董昌准了，行文各县：访拿真赃真盗。文书行到临安县来，知县差县尉协同缉捕使臣，限时限日的擒拿，不在话下。再说顾三郎一伙，重泊船于芦苇丛中，将所得利物，众人十三分均分。因婆留出力，议定多分一分与他。婆留共得了三大锭元宝，百来两碎银，及金银酒器、首饰又十餘件。此时天色渐明，城门已开。婆留怀了许多东西，跳上船头，对顾三郎道：“多谢作成，下次再当效力。”说罢，进城径到戚汉老家。汉老兀自床上翻身，

被婆留叫唤起来，双手将两眼揩抹，问道：“大郎何事来得恁早？”婆留道：“钟家兄弟如何还不来？我寻他翻本则个。”便将元宝、碎银及酒器、首饰，一顿交付与戚汉老。说道：“恐怕又烦累你应采，这些东西都留你处，慢慢的支销。昨日借你的十两头，你就在里头除了罢。今日二钟来，你替我将几两碎银做个东道，就算我请他一席。”戚汉老见了许多财物，心中欢喜，连声应道：“这小事，但凭大郎分付。”婆留道：“今日起早些，既二钟未来，我要寻个静处，打个盹。”戚汉老引他到一个小小阁儿中，白木床上，叫道：“大郎任意安乐，小人去梳洗则个。”

却说钟明、钟亮在衙中早饭过了，袖了几锭银子，再到戚汉老家来。汉老正在门首买东买西，见了二钟，便道：“钱大郎今日做东道相请。在此专候久了，在小阁中打盹。二位先请进去，小人就来陪奉。”钟明、钟亮两个私下称赞道：“难得这般有信义之人。”走进堂中。只听得打鼾之声，如霹雳一般的响。

二钟吃一惊！寻到小阁中，猛见个丈余长一条大蜥蜴，据于床上，头生两角，五色云雾罩定。钟明、钟亮一齐叫道：“作怪！”只这声“作怪”，便把云雾冲散，不见了蜥蜴。定睛看时，乃是钱大郎直挺挺的睡着。弟兄两个心下想道：“常闻说异人多有变相，明明是个蜥蜴，如何却是钱大郎？此人后来必然有些好外。我们趁此未遇之先，与他结交，有何不美？”两下商量定。等待婆留醒来，二人更不言其故，只说：“我弟兄相慕信义，情愿结桃园之义，不知大郎允否？”婆留也爱二钟为人爽慨，当下就在小阁内，八拜定交。因婆留年最小，做了三弟。这日也不赌钱，大家畅饮而别。临别时，钟明把昨日赌赢的十两银子，送还婆留。婆留那里肯收，便道：“戚汉老处，小弟自己还过了。这银，大哥权且留下。且待小弟手中乏时，相借未迟。”钟明只得收去了。

自此日为始，三个人时常相聚。因是吃酒打人，饮博场中，出了个大名，号为“钱塘三虎”。这句话，吹在钟起耳朵里，好生不乐。将两个儿子禁约在衙中，不许他出外游荡。婆留连日不见二钟，在录事衙前探听，已知了这个消息，害了一怕，好几日不敢去寻二钟相会。正是：

取友必须端，休将戏谑看。

家严儿学好，子孝父心宽。

再说钱婆留与二钟疏了，少不得又与顾三郎这伙亲密，时常同去贩盐为盗。此等不法之事，也不知做下几十遭。原来走私商道路的，第一次胆小，第二次胆大，第三第四次浑身都是胆了。他不犯本钱，大锭银、大贯钞的使用。侥幸其事不发，落得快活受用。且到事发再处，他也拚得做得。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只因顾三郎伙内陈小乙，将一对赤金莲花杯在银匠家倒换银子，被银匠认出是李十九员外库中之物，对做公的说了。做公的报知县尉，访着了这一伙姓名，尚未挨拿。忽一日，县尉请钟录事父子在衙中饮酒。因钟明写得一手好字，县尉邀至书房，求他写一幅单条。钟明写了李太白《少年行》一篇，县尉展看称美。钟明偶然一眼，觑见大端石砚下，露出些纸脚。推开看时，写得有多人姓名。钟明有心，捉个冷眼，取来藏于袖中。背地偷看，却是所访盐盗的单儿。内中有钱婆留名字，钟明吃了一惊！上席后，不多几杯酒，便推腹痛先回。县尉

只道真病，由他去了，谁知却是钟明的诡计。当下钟明也不回去，急急跑到戚汉老家，教他转寻婆留说话。恰好婆留正在他场中铸牌赌色。钟明见了，也无暇作揖，一只臂膊牵出门外。到个僻静处，说道如此如此，“幸我看见，偷得访单在此。兄弟快些藏躲，恐怕不久要来缉捕，我须救你不得。一面我自着人替你在县尉处上下使钱，若三个月内不发作时，方可出头。兄弟千万珍重。”婆留道：“单上许多人，都是我心腹至友。哥哥若营为时，须一例与他解宽。若放一人到官，众人都是不干净的。”钟明道：“我自自有道理。”说罢，钟明自去了。这一个信息，急得婆留脚也不停，径跑到南门寻见顾三郎，说知其事。也教他一伙作速移开，休得招风揽火。顾三郎道：“我们只下了盐船，各镇、市四散撑开，没人知觉，只你守着爹娘，没处去得，怎么好？”婆留道：“我自不妨事，珍重，珍重。”说罢，别去。从此婆留装病在家，准准住了三个月。早晚只演习枪棒，并不敢出门。连自己爹娘也道是个异事，却不知其中缘故。有诗为证：钟明欲救婆留难，又见婆留转报人。同乐同忧真义气，英雄必不负交亲。

却说县尉次日正要勾摄公事，寻砚底下这幅访单，已不见了，一时乱将起来。将书房中小厮吊打，再不肯招承。一连乱了三日，没些影响，县尉没做道理处。此时钟明、钟亮拚却私财，上下使用，缉捕、使臣都得了贿赂，又将白银二百两，央使臣转送县尉，教他阁起这宗公事。幸得县尉性贪，又听得使臣说道，录事衙里替他打点。只疑道：“那边先到了录事之手，我也落得放松，做个人情。”收受了银子，假意立限与使臣缉访。过了一月两月，把这事都放慢了。正是官无三日紧，又道是有钱使得鬼推磨。不在话下。

话分两头。再表江西洪州，有个术士。此人善识天文，精通相术。白虹贯日，便知易水奸谋；宝气腾空，预辨丰城神物。决班超封侯之贵，刻邓通饿死之期。殃祥有准半神仙，占候无差高术士。这术士唤做廖生，预知唐季将乱，隐于松门山中。忽一日夜坐，望见斗、牛之墟，隐隐有龙文五采，知是王气。算来该是钱塘分野，特地收拾行囊，来游钱塘。再占云气，却又在临安地面。乃装做相士，隐于临安市上。每日市中人求相者甚多，都是等闲之辈，并无异人在外。忽然想起：“录事钟起，是我故友，何不去见他？”即忙到录事衙中通名。钟起知是故人廖生到此，倒屣而迎。相见礼毕，各叙寒温。钟起叩其来意，廖生屏去从人，私向钟起耳边说道：“不肖夜来望气，知有异人在于贵县。求之市中数日，杳不可得。看足下尊相，虽然贵显，未足以当此也。”钟起乃召明、亮二子，求他一看。廖生道：“骨法皆贵，然不过人臣之位。所谓异人，上应着斗、牛间王气，惟天子足以当之，最下亦得五霸、诸侯，方应其兆耳。”钟起乃留廖生在衙中过宿。

次日，钟起只说县中有疑难事，欲共商议。备下酒席在吴山寺中，悉召本县有名目的豪杰来会，令廖生背地里一个个看过。其中贵贱不一，皆不足以当大贵之兆。当日席散，钟起再邀廖生到衙。欲待来日，更搜寻乡村豪杰，教他饱看。此时天色将晚，二人并马而回。

却说钱婆留在家，已守过三个月无事，喜欢无限。想起二钟救命之恩，大着胆，来到县前。闻得钟起在吴山寺宴会，悄悄地到他衙中，要寻二钟兄弟拜谢。钟明、钟亮知是婆留相访，乘着父亲不在，慌忙出来相迎聚话。忽听得马铃声响，钟起回来了。婆留望见了钟起，唬得心头乱跳，低着头，望外只顾跑。钟起问：“是甚人？”喝教拿下。廖生急忙向钟起说道：“奇哉，怪哉！所言异人，乃应在此人身上，不可慢之。”钟起素信廖生之术，便改口教人：“好好请来相见。”婆留只得转来。钟起问其姓名，婆留好像泥塑木雕的，那里敢说！钟起焦躁，乃唤两个儿子问：“此人何姓何名？住居何处？缘何你与他相识？”钟明料瞒不过，只得说道：“此人姓钱，小名婆留，乃临安里人。”钟起大笑一声，扯着廖生背地说道：“先生错矣！此乃里中无赖子，目下幸逃法网，安望富贵乎？”廖生道：“我已决定不差。足下父子之贵，皆因此人而得。”乃向婆留说道：“你骨法非常，必当大贵，光前耀后！愿好生自爱。”又向钟起说道：“我所以访求异人者，非贪图日后挈带富贵，正欲验我术法神耳。”

从此更十年，吾言必验，足下识之。只今日相别，后会未可知也。”说罢，飘然而去。钟起才信道婆留是个异人，钟明、钟亮又将戚汉老家所见蜥蜴生角之事，对父亲述之，愈加骇然。当晚，钟起便教儿子留款婆留。劝他：“勤学枪棒，不可务外为非，致损声名。家中乏钱使用，我当相助。”由此钟明、钟亮仍旧与婆留往来不绝，比前更加亲密。有诗为证：

堪嗟豪杰混风尘，谁向贫穷识异人？

只为廖生能具眼，顿令录事款嘉宾。

话说唐僖宗乾符二年，黄巢兵起，攻掠浙东地方。杭州刺史董昌，出下募兵榜文。钟起闻知此信，对儿子说道：“即今黄寇猖獗，兵锋至近，刺史募乡勇杀贼。此乃壮士立功之秋，何不劝钱婆留一去？”钟明、钟亮道：“儿辈皆愿同他立功。”钟起欢喜。当下请到婆留，将此情对他说了。婆留磨拳擦掌，踊跃愿行。一应衣甲、器仗，都是钟起支持；又将银二十两，助婆留为安家之费。改名钱鏐，表字具美，取“留”、“鏐”二音相同故也。三人辞家上路，直到杭州，见了刺史董昌。董昌见他器岸魁梧，试其武艺，果然熟闲，不胜之喜。皆署为裨将，军前听用。

不一日，探子报道：“黄巢兵数万，将犯临安，望相公策应。”董昌就假钱鏐以兵马使之职，使领兵往救。问道：“此行用兵几何？”钱鏐答道：“将在谋不在勇，兵贵精不贵多。愿得二钟为助，兵三百人足矣。”董昌即命钱鏐于本州军伍，自行挑选三百人，同钟明、钟亮率领，望临安进发。

到石鉴镇，探听贼兵离镇止十五里。钱鏐与二钟商议道：“我兵少，贼兵多；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宜出奇兵应之。”乃选弓弩手二十名，自家率领，多带良箭，伏山谷险要之处。先差炮手二人，伏于贼兵来路；一等贼兵过险，放炮为号，二十张强弓，一齐射之。钟明、钟亮各引一百人左右埋伏，准备策应。

馀兵散布山谷，扬旗呐喊，以助兵势。

分拨已定，黄巢兵早到。原来石鉴镇山路险隘，止容一人一骑。贼先锋率前队兵度险，皆单骑鱼贯而过。忽听得一声炮响，二十张劲弩齐发。贼人大惊，正不知多少人马。贼先锋身穿红锦袍，手执方天画戟，领插令字旗，跨一匹瓜黄战马，正扬威耀武而来；却被弩箭中了颈项，倒身颠下马来。贼兵大乱。钟明、钟亮引着二百人，呼风喝势，两头杀出。贼兵着忙，又听得四围呐喊不绝，正不知多少军马，自相蹂踏。斩首五百馀级，馀贼溃散。

钱鏐全胜了一阵，想道：“此乃侥幸之计，可一用不可再也。若贼兵大至，三百人皆为齑粉矣。”此去三十里外，有一村，名八百里。引兵屯于彼处。乃对道旁一老嫗说道：“若有人问你临安兵的消息，但言屯八百里就是。”

却说黄巢听得前队在石鉴镇失利，统领大军，弥山蔽野而来。到得镇上，不见一个官军，遣人四下搜寻居民问信。少停，拿得老嫗到来。问道：“临安军在那里？”老嫗答道：“屯八百里。”再三问时，只是说：“屯八百里。”黄巢不知“八百里”是地名，只道官军四集，屯了八百里路之远。乃叹道：“向者二十弓弩手，尚然敌他不过，况八百里屯兵乎？杭州不可得也！”于是贼兵不敢停石鉴镇上，径望越州一路而去。临安赖以保全。有诗为证：

能将少卒胜多人，良将机谋妙若神。

三百兵屯八百里，贼军骇散息烽尘。

再说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听得黄巢兵到，一时不曾做得准备。乃遣人打话情愿多将金帛犒军，求免攻掠。黄巢受其金帛，亦径过越州而去。原来刘汉宏先为杭州刺史，董昌在他手下做裨将，充募兵使。因平了叛贼王郢之乱，董昌有功，就升做杭州刺史，刘汉宏却升做越州观察使。汉宏因董昌在他手下出身，屡屡欺侮；董昌不能堪，渐生嫌隙。今日巢贼经过越州，虽然不曾杀掠，却费了许多金帛；访知杭州到被董昌得胜报功，心中愈加不平。有门下宾客沈苛献计道：“临安退贼之功，皆赖兵马使钱鏐用谋取胜。闻得钱鏐智勇足备，明公若驰咫尺之书，厚具礼币，只说越州贼寇未平，向董昌借钱鏐来此征剿。哄得钱鏐到此，或优待以结其心，或寻事以斩其首。董昌割去右臂，无能为矣。方今朝政颠倒，宦官弄权，官家威令不行。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若吞并董昌，奄有杭、越，此霸王之业也。”刘汉宏为人，志广才疏；这一席话，正投其机。以手抚沈苛之背，连声赞道：“吾心腹人所见极明。妙哉，妙哉！”即忙修书一封：

汉宏再拜，奉书于故人董公麾下：

顷者巢贼猖獗，越州兵微将寡，难以备御。闻麾下兵有使钱鏐，谋能料敌，勇称冠军。今贵州已平，乞念唇齿之义，遣鏐前来，协力拒贼，事定之后，功归麾下。聊具金甲一副，名马二匹，权表微忱，伏乞笑纳。

原来董昌也有心疑忌刘汉宏，先期差人打听越州事情，已知黄巢兵退。如今书上反说巢寇猖獗，其中必有缘故。即请钱鏐来商议。钱鏐道：“明公与刘观察隙嫌已构，此不两立之势也。闻刘观察自托帝王之胄，欲图非望。巢贼在境不发兵相拒，乃以金帛买和，其意不测。明公若假精兵

二千付鏐，声言相助。汉宏无谋，必欣然见纳。乘便图之，越州可一举而定。于是表奏朝廷，坐汉宏以和贼谋叛之罪。朝廷方事姑息，必重奖明公之功。明公勋垂于竹帛，身安于泰山，岂非万全之策乎？”董昌欣然从之。即打发回书，着来使先去。随后发精兵二千，付与钱鏐。临行嘱道：“此去见机而作，小心在意。”

却说刘汉宏接了回书，知道董昌已遣钱鏐到来，不胜之喜！便与宾客沈苛商议。沈苛道：“钱鏐所领二千人，皆胜兵也。若纵之入城，实为难制。今俟其未来，预令人迎之，使屯兵于城外，独召钱鏐相见。彼既无羽翼，惟吾所制。然后遣将代领其兵，厚加恩劳，使倒戈以袭杭州。疾雷不及掩耳，董昌可克矣。”刘汉宏又赞道：“吾心腹人所见极明。妙哉，妙哉！”即命沈苛出城，迎候钱鏐。不在话下。

再说钱鏐领了二千军马，来到越州城外。沈苛迎住，相见礼毕，沈苛道：“奉观察之命：城中狭小，不能容客兵，权于城外屯札；单请将军入城相会。”钱鏐已知刘汉宏掇赚之计，便将计就计，假意发怒道：“钱某本一介匹夫，荷察使不嫌愚贱，厚币相招。某感察使知己之恩，愿以肝脑相报。董刺史与察使外亲内忌，不欲某来；又只肯发兵五百人。某再三勉强，方许二千之数。某挑选精壮，一可当百，特来辅助察使，成百世之功业。察使不念某勤劳，亲行犒劳；乃安坐城中，呼某相见，如呼下隶，此非敬贤之道！某便引兵而回，不愿见察使矣。”说罢，仰面叹云：“钱某一片壮心，可惜，可惜！”沈苛只认是真心，慌忙收科道：“将军休要错怪，观察实不知将军心事。容某进城对观察说知，必当亲自劳军，与将军相见。”说罢，飞马入城去了。钱鏐分付手下心腹将校：如此如此。各人暗做准备。

且说刘汉宏听沈苛回话，信以为然。乃杀牛宰马，大发刍粮，为犒军之礼。旌旗鼓乐前导，直到北门外馆驿中坐下，等待钱鏐入见，指望他行偏裨见主将之礼。谁知钱鏐领着心腹二十余人，昂然而入。对着刘汉宏拱手道：“小将甲冑在身，恕不下拜了。”气得刘汉宏面如土色。沈苛自觉失信，满脸通红，上前发怒道：“将军差矣！常言军有头，将有主。尊卑上下，古之常礼。董刺史命将军来与观察助力，将军便是观察麾下之人；况董刺史出身观察门下，尚然不敢与观察敌体，将军如此倨傲，岂小觑我越州无军马乎？”说声未绝，只见钱鏐大喝道：“无名小子，敢来饶舌。”将头巾望上一掬，二十余人，一齐发作。说时迟，那时快，钱鏐拔出佩剑，沈苛不曾防备，一刀剁下头来。刘汉宏望馆驿后便跑。手下跟随的，约有百余人，一齐上前，来拿钱鏐。怎当钱鏐神威雄猛，如砍瓜切菜，杀散众人，径往馆驿后园来寻刘汉宏，并无踪迹。只见土墙上缺了一角，已知爬墙去了。钱鏐懊悔不迭，率领二千军众，便想攻打越州。看见城中已有准备，自己后军无继，孤掌难鸣；只得拨转旗头，重回旧路。

城中刘汉宏闻知钱鏐回军，即忙点精兵五千，差骁将陆萃为先锋，自引大军，随后追袭。

却说钱鏐也料定越州军马必来追赶，昼夜兼行。来到白龙山下，忽听得一棒锣声，山中拥出二百余人，一字儿拨开。为头一个好汉，生得如何？怎生打扮？

一头裹金钱唐巾，身穿绿锦衲袄。腰拴搭膊，脚套皮靴。挂一副弓箭袋，拿一柄泼风刀。生得浓眉大眼，紫面拳须。私商船上有名人，厮杀场中无敌手。钱鏐出马，上前观看。那好汉见了钱鏐，撇下刀，纳头便拜。钱鏐认得是贩盐为盗的顾三郎，名唤顾全武，乃滚鞍下马，扶起道：“三郎，久别！如何却在此处？”顾全武道：“自蒙大郎活命之恩，无门可补报。闻得黄巢兵到，欲待倡率义兵，保护地方，就便与大郎相会。后闻大郎破贼成功，为朝廷命官；又闻得往越州刘观察处效用。不才聚起盐徒二百余人，正要到彼相寻帮助，何期此地相会？不知大郎回兵，为何如此之速？”钱鏐把刘汉宏事情，备细说了一遍。便道：“今日天幸得遇三郎，正有相烦之处。小弟算定刘汉宏必来追赶，因此连夜而行。他自恃先达，不以董刺史为意。又杭州是他旧治，追赶不着，必然直趋杭州，与董家索斗。三郎率领二百人，暂住白龙山下，待他兵过，可行诈降之计。若兵临杭州，只看小弟出兵迎敌，三郎从中而起，汉宏可斩也。若斩了汉宏，便是你进身之阶。小弟在董刺史前一力保荐，前程万里！不可有误。”顾全武道：“大郎分付，无有不依。”两人相别，各自去了。正是：

太平处处皆生意，衰乱时时尽杀机。

我正算人人算我，战场能得几人归？

却说刘汉宏引兵追到越州界口，先锋陆萃探知钱鏐星夜走回，来禀汉宏回军。

汉宏大怒道：“钱鏐小卒，吾为所侮，有何面目回见本州百姓！杭州吾旧时管辖之地，董昌吾所荐拔；吾今亲自引兵到彼，务要董昌杀了钱鏐，输情服罪，方可恕饶。不然，誓不为人！”当下喝退陆萃，传令起程，向杭州进发。行至富阳白龙山下，忽然一棒锣声，涌出二百余人，一字儿摆开。为头一个好汉，手执大刀，甚是凶勇。汉宏吃了一惊，正欲迎敌。只见那汉约住刀头，厉声问道：“来将可是越州刘察使么？”汉宏回言：“正是。”那好汉慌忙撇刀在地，拜伏马前，道：“小人等候久矣。”刘汉宏问其来意。那汉道：“小人姓顾，名全武，乃临安县人氏。因贩卖私盐，被州县访名擒捉，小人一向在江湖上逃命。近闻同伙兄弟钱鏐出头做官，小人特往投奔。何期他妒贤嫉能，贵而忘贱，不相容纳，只得借白龙山权住落草。昨日钱鏐到此经过，小人便欲杀之。争奈手下众寡不敌，怕不了事。闻此人得罪于察使，小人愿为前部，少效犬马之劳。”刘汉宏大喜！便教顾全武代了陆萃之职，分兵一千前行。陆萃改作后哨。

不一日，来到杭州城下。此时钱鏐已见过董昌，预作准备。闻越州兵已到，董昌亲到城楼上，叫道：“下官与察使同为朝廷命官，各守一方。下官并不敢得罪察使，不知到此何事？”刘汉宏大骂道：“你这背恩忘义之贼！若早识时务，斩了钱鏐，献出首级，免动干戈。”董昌道：“察使休怒，钱鏐自来告罪了。”只见城门开处，一军飞奔出来，来将正是钱鏐。左有钟明，右有钟亮，径冲入敌阵，要拿刘汉宏。汉宏着了忙，急叫：“先锋何在？”旁边一将应声道：“先锋在此！”手起刀落，斩汉宏于马下。把刀一招，钱鏐直杀入阵来，大呼：“降者免死！”五千人不战而降，陆萃自刎而亡。斩汉宏者，乃顾全武也。正是：

有谋无勇堪资画，有勇无谋易丧生。

必竟有谋兼有勇，伫看百战百成功。

董昌看见斩了刘汉宏，大开城门收军。钱鏐引顾全武见了董昌，董昌大喜！即将汉宏罪状申奏朝廷，并列钱鏐以下诸将功次。那时朝廷多事，不暇究问，乃升董昌为越州观察使，就代刘汉宏之位；钱鏐为杭州刺史，就代董昌之位；钟明、钟亮及顾全武俱有官爵。钟起将亲女嫁与钱鏐为夫人。董昌移镇越州，将杭州让与钱鏐。钱公、钱母都来杭州居住，一门荣贵，自不必说。

却说临安县有个农民，在天目山下锄田，锄起一片小小石碑，镌得有字几行。

农民不识，把与村中学究罗平看之。罗学究拭土辨认，乃是四句谶语。道是：

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

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间出帝王。

后面又镌“晋郭璞记”四字。罗学究以为奇货，留在家中。次日，怀了石碑，走到杭州府，献与钱鏐刺史，密陈天命。钱鏐看了，大怒道：

“匹夫造言欺我？合当斩首！”罗学究再三苦求，方免。喝教乱棒打出，其碑就庭中毁碎。

原来钱鏐已知此是吉谶，合应在自己身上。只恐声扬于外，故意不信。乃见他心机周密处。

再说罗学究被打，深恨刺史无礼，好意反成恶意。心生一计，“不若将此碑献与越州董观察，定有好处。”想：“此碑虽然毁碎，尚可凑看。”乃私赂守门吏卒，在庭中拾将出来。原来只破作三块，将字迹凑合，一毫不损。罗平心中大喜，依旧包裹石碑，取路到越州去。行了二日，路上忽逢一簇人，攒拥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儿。那孩子手中提着一个竹笼，笼外覆着布幕，内中养着一只小小翠鸟。罗平挨身上前，问其缘故。众人道：“这小鸟儿，又非鹦哥，又非鸂鶒，却会说话。我们要问这孩子买他玩耍，还了他一贯足钱，还不肯。”话声未绝，只见那小鸟儿，将头颠两颠，连声道：“皇帝董！皇帝董！”罗平问道：“这小鸟儿还是天生会话？还是教成的？”孩子道：“我爹在乡里砍柴，听得树上说话，却是这畜生。将栖竿栖得来，是天生会话的。”罗平道：“我与你两贯足钱，卖与我罢。”孩子得了两贯钱，欢欢喜喜的去了。

罗平捉了鸟笼，急急赶路。

不一日，来到越州，口称有机密事，要见观察使。董昌唤进，屏开从人，正要问时，那小鸟儿又在笼中叫道：“皇帝董！皇帝董！”董昌大惊！问道：“此何鸟也？”罗平道：“此鸟不知名色，天生会话，宜呼曰‘灵鸟’。”因于怀中取出石碑，备陈来历：“自晋初至今，正合五百之数。方今天子微弱，唐运将终。梁、晋二王，互相争杀。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一方之意。钱塘原是观察使创业之地，灵碑之出，非无因也。况灵鸟吉祥，明示天命。观察使先破黄巢，再斩汉宏，威名方盛，远近震悚。若乘此机会，用越、杭之众，兼并两浙。上可以窥中原，下亦不失为孙仲谋矣。”原来董昌见天下纷乱，久有图霸之意；听了这一席话，大喜道：

“足下远来，殆天赐我立功也。事成之日，即以本州观察相酬。”于是拜

罗平为军师，招集兵马；又于民间科敛，以充粮饷。命巧匠制就金丝笼子，安放“灵鸟”，外用蜀锦为衣罩之。又写密书一封，差人送到杭州钱鏐，教他募兵听用。

钱鏐见书，大惊道：“董昌反矣。”乃密表奏朝廷。朝廷即拜钱鏐为苏、杭等州观察。于是钱鏐更造杭城，自秦望山至于范浦，周围七十里。再奉表闻，加镇海军节度使，封开国公。董昌闻知朝廷累加钱鏐官爵，心中大怒，骂道：“贼狗奴，敢卖吾得官耶？吾先取杭州，以泄吾恨。”罗平谏道：“钱鏐异志未彰，且新膺宠命，讨之无名。不若诈称朝命，先正王位。然后以尊临卑，平定睦州，广其兵势。假道于杭，以临湖州。待钱鏐不从，乘间图之；若出兵相助，是明公不战而得杭州矣。又何求乎？”董昌依其言，乃假装朝廷诏命，封董昌为越王之职，使专制两浙诸路军马，旗帜上都换了越王字号。又将灵碑及灵鸟宣示州中百姓，使知天意。民间三丁抽一，得兵五万，号称十万，浩浩荡荡，杀奔睦州来。睦州无备，被董昌攻破了。停兵月馀，改换官吏；又选得精兵三万人，军威甚盛。自谓天下无敌，谋称越帝。征兵杭州，欲攻湖州。钱鏐道：“越兵正锐，不可当也，不如迎之。待其兵顿湖州，遂乘其弊，无不胜矣。”于是先遣钟明卑词犒师，续后亲领五千军马，愿为前部自效。董昌大喜！行了数日，钱鏐伪称有疾，暂留途中养病。董昌更不疑惑，催兵先进。有诗为证：

勾践当年欲豢吴，卑辞厚礼破姑苏。

董昌不识钱鏐意，犹恃兵威下太湖。

却说钱鏐打听越州兵去远，乃引兵而归。挑选精兵千人，假做越州军旗号，遣顾全武为先锋，来袭越州。又分付钟明、钟亮，各引精兵五百，潜屯余杭之境。分付：“不可妄动。直待董昌还救越州时节，兵从此过，然后自后掩袭。他无心恋战，必获全胜。”分拨已定，乃对宾客钟起道：“守城之事，专以相委。越州乃董贼巢穴，吾当亲往观变。若巢穴既破，董昌必然授首无疑矣。”乃自引精兵二千，接应顾全武军马。

却说顾全武打了越州兵旗号，一路并无阻碍，直到越州城下。只说催趲攻城火器，赚开城门。顾全武大喝道：“董昌僭号，背叛朝廷。钱节使奉诏来讨，大军十万已在城外矣。”越州城中军将，都被董昌带去，留的都是老弱，谁敢拒敌？顾全武径入府中，将伪世子董荣及一门老幼三百余人，拘于一室，分兵守之。恰好杭州大军已到，闻知顾全武得了城池，整军而入，秋毫无犯。顾全武迎钱鏐入府。出榜安民已定，写书一封，遣人往董昌军中投递。书曰：

鏐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唐运虽衰，天命未改。而足下妄自矜大，僭号称兵。凡为唐臣，谁不愤疾？鏐迫于公义，辄遣副将顾全武率兵讨逆。兵声所至，越人倒戈。足下全家，尽已就缚。若能见机伏罪，尚可全活。乞早自裁，以救一家之命。”

却说董昌攻打湖州不下，正在帐中纳闷。又听得灵鸟叫声：“皇帝董，皇帝董！”董昌揭起锦罩看时，一个眼花，不见灵鸟，只见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在金丝笼内挂着。认得是刘汉宏的面庞，唬得魂不附体，大叫一声，蓦然倒地。众将急来救醒，定睛半晌，再看笼子内，都是点点血

迹，果然没了灵鸟。董昌心中大恶，急召罗军师商议，告知其事。问道：“主何吉凶？”罗平心知不祥之兆，不敢直言，乃说道：“大越帝业，因斩刘汉宏而起。今汉宏头现，此乃克敌之征也。”说犹未了，报道：“杭州差人下书。”董昌拆开看时，知道越州已破，这一惊非小。罗平道：“兵家虚虚实实，未可尽信。钱鏐托病回兵，必有异谋，故造言以煽惑军心，明公休得自失主张。”董昌道：“虽则真伪未定，亦当回军，还顾根本。”罗平叫将来使斩讫，恐泄漏消息。再教传令：“并力攻城！”使城中不疑，夜间好办走路。是日，攻打湖州，至晚方歇。

捱到二更时分，拔寨都起。骁将薛明、徐福各引一万人马先行，董昌中军随后进发，却将睦州带来的三万军马，与罗平断后。湖州城中见军马已退，恐有诡计，不敢追袭。且说徐、薛二将，引兵昼夜兼行，早到余杭山下。正欲埋锅造饭，忽听得山凹里连珠炮响，鼓角齐鸣，钟明、钟亮两枝人马，左右杀将出来。薛明接住钟明厮杀，徐福接住钟亮厮杀。徐、薛二将，虽然英勇，争奈军心惶惑，都无心恋战；且昼夜奔走，俱已疲倦，怎当虎狼般这两枝生力军？自古道：“兵离将败。”薛明看见军伍散乱，心中着忙，措手不迭，被钟明斩于马下。拍马来夹攻徐福，徐福敌不得二将，亦被钟亮斩之。众军都弃甲投降。二钟商议道：“越兵前部虽败，董昌大军随后即至，众寡不敌。不若分兵埋伏，待其兵已过去，从后击之。彼知前部有失，必然心慌思窜，然后可获全胜矣。”当下商量已定，将投降军众纵去，使报董昌消息。

却说董昌大军正行之际，只见败军纷纷而至。报道：“徐、薛二将，俱已阵亡。”董昌心胆俱裂，只得抖擞精神，麾兵而进。过了余杭山下，不见敌军，正在疑虑。只听后面连珠炮响，两路伏兵齐起，正不知多少人马！越州兵争先逃命，自相蹂踏，死者不计其数。直奔了五十馀里，方才得脱。收拾败军，三停又折一停，只等罗平后军消息。谁知睦州兵虽然跟随董昌，心中不顺。今日见他回军，几个裨将商议，杀了罗平，将首级向二钟处纳降，并力来追董昌。董昌闻了此信，不敢走杭州大路，打宽转打从临安、桐庐一路而行。

这里钱鏐早已算定：预先取钟起来守越州，自起兵回杭州，等候董昌。却教顾全武领一千人马，在临安山险处埋伏，以防窜逸。董昌行到临安，军无队伍。

正当爬山过险，却不提防顾全武一枝军冲出。当先顾全武一骑马，一把刀，横行直撞，逢人便杀，大喝：“降者免死！”军士都拜伏于地，那个不要性命的，敢来交锋？董昌见时势不好，脱去金盔、金甲，逃往村农家逃难，被村中绑缚献出。顾全武想道：“越兵虽降，其势甚众，怕有不测。”一刀割了董昌首级，以绝越兵之意。重赏村农。正欲下寨歇息，忽听得山凹中鼓角震天。尘头起处，军马无数而来。顾全武道：“此必越州军后队也。”绰刀上马，准备迎敌。马头近处，那边拥出二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钟明、钟亮，为追赶董昌到此。三人下马相见，各叙功勋。是晚，同下寨于临安地方。次日，拔寨都起。行了二日，正迎着钱鏐军马。

原来钱鏐哨探得董昌打从临安远转，怕顾全武不能了事，自起大军来接应。已知两路人马，都已成功，合兵回杭州城来。真个是：